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





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



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質。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



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

○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以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過也。哀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

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處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



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躡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

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明。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與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

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



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并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貴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

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并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答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



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嘑

嘑五旦反

嘑粗俗也傳稱嘑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利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



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舟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存，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

而遇難，固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仕，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

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

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

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反。

皙。曾參父。各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

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扶夫音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非求亦欲為國而不見西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

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

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

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

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



言言言言言  
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  
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  
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  
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

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  
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  
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  
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  
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  
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  
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  
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  
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  
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  
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  
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弓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論語集注卷之六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怨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  
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  
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  
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  
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  
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  
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  
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頽舟之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  
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  
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  
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  
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雅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

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蘇蔭反愬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



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是食是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



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

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

鞞其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

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  
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  
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  
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  
專行徹法。欲公  
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  
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  
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

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  
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  
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  
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  
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  
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  
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  
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  
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  
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揚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揚氏曰：君之



所以君臣之所以所以臣父之所以所以父子之所以所以  
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以  
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  
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  
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  
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  
自信之。故也不留  
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  
其源。則無訟矣。○揚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  
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  
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  
難。而以使民  
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

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馬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什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



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

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

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

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

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

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

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

德脩慝辨惑。得慝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靡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

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

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

遲之問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是也如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

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母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



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

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度。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二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取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未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

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負其子而居反。焉於虔反。



禮義各。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揚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去使。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



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氏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證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

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

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

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

作筭所交反。筭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

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

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

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

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

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寥寥然曰。古之人

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

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



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



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

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

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其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習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



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

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羿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宮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

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稷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

扶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

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  
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  
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  
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  
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  
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  
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  
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  
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  
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

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  
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  
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彌。昭王  
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  
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去聲。易。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然人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

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揚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

懼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語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  
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  
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  
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  
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  
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  
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  
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  
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  
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  
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  
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  
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揚氏曰



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

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黜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衽，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凡也。

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論語集注卷七

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

升諸公

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蓋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

如是矣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

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矣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

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疆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  
 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  
 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  
 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  
 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  
 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  
 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  
 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  
 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  
 也。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天理。故曰。造乎高明。  
 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  
 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  
 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  
 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  
 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曰  
 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  
 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



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道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

則不暇。

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

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貴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為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

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之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微生畝

長沮

桀溺

荷蕢

荷蓀丈人

晨門

佯狂人

太師執事

亞飯繚

三飯干

四飯缺

播鼗武

少師陽

擊磬襄



微生畝

長沮

桀溺

荷蕢

荷蓀丈人

晨門

佯狂人

太師執事

亞飯繚

三飯干

四飯缺

播鼗武

少師陽

擊磬襄



子曰果哉未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好易皆去聲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



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押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  
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

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毋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又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國黨黨者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命也  
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卑有姓蓋故孔子使  
傳命以無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謂半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  
隨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然彼  
令之投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  
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興之也

論語卷之七



